



2018

中篇小说

年选

孟繁华 编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8

中篇小说

年选

孟繁华 编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FENHANG WENYI CHUBANSHE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8 中篇小说年选 / 孟繁华编.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9.4
ISBN 978-7-5594-3120-2

I. ①2… II. ①孟…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95686 号

2018 中篇小说年选

孟繁华 编

责任编辑 张倩 王青

装帧设计 刘俊 石晓云

责任印制 刘巍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南京台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

字 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94-3120-2

定 价 49.8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中篇小说的变化

孟繁华

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获奖作品有阿来的《蘑菇圈》。这是一部具有表征意义的小说：一段时间里，我们看到的小说多有“戾气”，一种怨恨、愤懑、不平之气弥漫四方。如果是个别的篇什倒也没什么，生活中确实有——甚至大量存在那些我们不愿看到的人与事。小说对这些事物的批评、批判是作家的义务或责任。但是，如果小说都是这种情感、情绪甚至是气质乃至潮流，那就是问题了。生活本来已经千疮百孔，如果小说再雪上加霜，在生活的伤口上不断撒盐，那么，这样的小说对读者有什么意义呢？是加剧我们的失望感还是让我们弃生活而去。那种没有情义、没有暖意、没有爱和诚恳的生活，是我们要在小说中看到的生活吗？这种情感在生活中比比皆是，为什么我们还要在小说中一再读到？这是我对这种创作倾向不满的直接原因。因此，当我读到阿来的《蘑菇圈》之后，我深感欣喜和欣慰。

《蘑菇圈》容量极大，内容充沛又丰富。小说讲叙了主人公机村的阿妈斯炯的一生：她是个不知道自己父亲的单亲女儿，被阿妈艰辛养大，她曾被招进工作组“工作”，被刘组长诱骗未婚生子，她同样艰辛地养育了自己的儿子胆巴，熬过自然灾害以及四清运动和“文革”。接着是商品经济时代对机村的冲击，世道人心的改变。如果这样描述，《蘑菇圈》应该是一部历史小说，阿妈斯炯经历了五十年代至今的所有大事件。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足以让阿妈斯炯阅尽沧海桑田。阿妈斯炯重复的是她阿妈的道路，不同的是斯炯看到了“现代”。但“现代”给她带来的是她的不适应甚至是苦难。如果没有工作组，她就不会见到刘元萱组长，就不会失身成为单身母亲；如果没有工作组，她也不会见到那个女工作组组长，整天喊她“不觉悟的姐妹”。这里“觉悟”这个词由女工作组组长说出来真是意味深长，她和阿妈斯炯在同一个时空里，但她

们面对的世界是如此的不同，他们对觉悟的理解更是南辕北辙。这个女组长后来咯血再回不到机村了；胆巴的亲生父亲刘元萱临死终于承认了是胆巴父亲的事实。儿子胆巴进入了父亲生活的权力序列，他前程无量，只是离他母亲越来越远了。机村变了，孩子变了，曾经帮助阿姆斯炯度过饥荒，为她积攒了财富的蘑菇圈，也被胆巴的妹妹、刘元萱的女儿拍成蘑菇养殖基地的广告——那是阿姆斯炯一生的秘密，但现代社会没有秘密，一切都在商业利益谋划之中。只是世风代变，阿姆斯炯没有变。阿姆斯炯对现代之变显然是有异议的，面对丹雅例举的种种新事物，她说：“我只想问你，变魔法一样变出这么多新东西，谁能把人变好了？”阿姆斯炯说，说能把人变好，那才是时代真的变了。阿姆斯炯有自己的价值观，人变好了才是尺度，才是时代变好了。

蘑菇圈是一个自然的意象，它生生不息地为人类提供着美味甚至生存条件。它的存在或安好，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或相安无事。人生的况味，是对人生的一种体悟，它看不见摸不到，但又真实地存在于每个人的命运中。一言难尽，欲说还休，晴空朗月，踌躇满志，怀才不遇，等等，都是一种人生况味。小说写了阿姆斯炯和小说中所有人的况味，应该说都是一言难尽。阿姆斯炯受尽了人间困难，但她没有怨恨、没有仇恨；她对人和事永远都是充满了善意，永远是那么善良。她随遇而安。只要有蘑菇圈，有和松茸的关系，有她自己守护的秘密，她就心满意足，但是她的蘑菇圈最终还是没有了。生活与阿姆斯炯来说可有可无了。她最后和儿子胆巴说“我的蘑菇圈没有了”，她说出了她的绝望。刘元萱和女工作组组长会怎样体会他们人生的况味呢？胆巴、丹雅进入了现代并且习以为常，他们人生的况味将会怎样体会呢？人生的况味与人的境遇有关，人的境遇与社会历史变革有关。阿来小说中人的命运与况味，都密切地联系着社会历史的变迁。况味只可意会、体会，它不是虚构的产物，不是想象的产物，它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因此，阿来的小说是在一个严密的逻辑中展开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小说的上半部应该是《金刚经》，下半部好似《地藏经》。上半部我们看到的是“所有卵生、胎生，一切有想、非有想的生命都在谛听”，人与自然的和谐似乎有神祇在主宰安排。阿姆斯炯的生活虽然有不快，有挫折，但她有蘑菇圈，她和万事万物没有争执没有怨恨；但是，下半部中商业行为如凶神恶煞进入了机村，一切

凝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是什么改变了人性，是什么让人变得如此贪得无厌和冷硬荒寒，是什么让人如魔鬼恣意横行。前现代的乡村不是文化流通的场所，它的个人性却产生了无边的大美。通过阿来的小说我们发现，美，在前现代，美学在现代；美学重构了前现代的美。美学与现代是一个悖谬的关系。如何理解现代，如何保有前现代的人性之美，是现代难以回答的。因此，阿妈斯炯遇到的难题显然不是她个人的。阿妈斯炯的困惑，就是我们共同的困惑；阿妈斯炯人生的况味，我们也曾经或正在经历。

陈世旭是文坛宿将。1979年发表在《十月》创刊号上的《小镇上的将军》，让陈世旭名满天下。正气凛然的将军和小镇上多情重义的人们，至今仍在我们的记忆中。这是只有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作家才会出现的小说。将近四十年过去之后，陈世旭写了这部《老玉戒指》。主人公危天亮不是那位落难的将军，将军落难仍有余威，他身躯矮小瘦弱但军人的风范仍一览无余。这个危天亮不同了。危天亮生性呆板木讷，不善交际不解风情，认死理。在作家讲习班里，他是一个被取笑被轻视的对象。大家都在比情人多少、轻浮地谈论男女关系的时候，他是一个不知发生了什么的局外人。和他唯一发生关系的，是一个热爱自己作品的读者沁沁。这个远在太行山乡年轻的乡村女教师，对他表达了那么多美好的情感，让风流作家陈志羡慕不已。而危天亮不为所动甚至逃之夭夭。危天亮正当地处理男女关系反而遭到嘲笑甚至人身攻击。陈世旭用一种极端化的方式状写了当下的世风和人心。

逃出讲习班的危天亮从一个困境进入了另一个困境：他们的编辑部正在选聘编辑室主任。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甚至表面的斯文都荡然无存，为了这个职位大家各显神通暗通款曲。只有危天亮不为所动一如既往。但这还不是小说要说的。小说主要关系还是集中在陈志和危天亮之间。按说危天亮有恩于陈志，是危天亮对陈志作品的精打细磨，让陈志一夜之间暴得大名，而陈志平日间又是最能打趣和消遣危天亮的。近则不逊远则怨说的就是陈志这种人。而危天亮并不计较。在陈志嫖娼交不出罚款时，还是危天亮遣夫人解了陈志的难堪。危天亮性格最光彩的，一是被社里利用，找父亲在香港的老关系包氏公司大公子捐赠巨额款项盖房子，社里达到了目的，并允诺他可以先选最称心的房间，危天亮果断拒绝了；二是与“老玉戒指”有关。当陈志认为“谍战片”抢手，有

利可图的时候，他又想到了危天亮。危天亮的父亲做过特工，危天亮本来也想写一篇这个题材的短篇。这时陈志找到了他要写长篇电视剧。经过半年多的创作，剧本完成了。拿到定稿的时候，危天亮已经住院三个多月了。他醒来后——

示意林慧瑛把剧本凑近他，他一点一点地把手指移到编剧名单三个名字中排在第一位的他的名字上，弓起一个指头，想划拉却控制不了。林慧瑛猛然醒悟，赶紧从包里摸出笔，把“危天亮”三个字划掉，只留下陈志和导演的名字。之前危天亮再三说过，《老玉戒指》只要能开拍播出就行了，他决不署名，他不想让人觉得是儿子给老爸老妈树碑立传。另外，如果有稿费，不管多少，都捐给沁沁那儿的学校。

《老玉戒指》的开拍和播出都很顺利。

编剧只署了加黑框的危天亮的名字。

我感佩的是陈世旭的胆识和艺术功力。在贪腐题材弥漫四方，贪官污吏无处不在的时代，他反其道而行之，塑造了一个家庭视尊严和高洁为生命的两代人。我们知道，塑造正面人物历来是文学创作的难点，这方面的经验我们还相当稀缺。尽管我们有漫长的正面人物甚至英雄人物的创作历史，但成功的经验并不多。陈世旭从《小镇上的将军》到《老玉戒指》，都是写正面人物或英雄人物的。他的人物真实可爱，有血有肉。他们是英雄也是普通人，他们不是神；另一方面，陈世旭能够用同情的方式处理在价值观或道德方面有严重缺欠的人物。比如陈志，他有那么多的问题。但最后当危天亮去世之后，剧本的署名只有加了黑框的危天亮。陈志显然已经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陈世旭的经验显然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老藤的中篇小说《手械》（《长江文艺》2018年第4期），是一篇奇崛的作品。小说故事情节的缘起未必惊人：侦察连长出身的狱警司马正被彻底毁了。死缓犯人024外出“打蚊绳”时越狱，而且就在他眼皮底下。这个重大事件让司马正“一切都碎成满地瓦砾”，他被双开了。小说开篇未必石破天惊。越狱当然是大事件，但无论小说还是其他资讯我们早已屡见不鲜耳熟能详，越狱手段不同，但结果都大同小异——警

察继续追捕逃犯，最后凯旋而归。但《手械》不同。司马正被双开之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今后怎么办。他需要寻找新的出路，或重新就业，或设法谋生，但司马正没有。024是在他手里逃跑的，倍感耻辱的他为大胡子监狱长发誓：我要给自己一个说法，我要逮住024！大胡子监狱长给了他一副紫铜材质的手铐，名曰“手械”。司马正已经不是警察，他没有资格抓捕犯人，不能用手铐。监狱长给他的“手械”号称是自己的“小制作”。于是，司马正带着这副“手械”上路了。

司马正寻找024——也就是死缓犯人沙亮，应该是为了荣誉而战。沙亮的逃跑，是他作为一个狱警的耻辱。犯人逃跑越狱司空见惯，但沙亮不同，沙亮是在自己手里逃跑的。司马正挽回这一耻辱的唯一办法，就是把沙亮追捕回来，让他重新入狱。这是一个正常的逻辑：作为一个狱警和曾经的军人，他的这一选择完全合乎正常的逻辑；另一方面，促使司马正追捕024的，还有一种外在的力量，这就是老监狱长的期待。监狱长即便退休了，但还经常光顾司马正的小石屋，了解追捕情况。退休以后，他那抓不住逃犯不剃的胡须由红变黄由黄变白。苍老的监狱长和他迅速变化的胡须也成为一种无形的压力。这是司马正一定缉拿024的内部和外部两种环境。但是，这一理由表面上合乎逻辑，却还没有充分揭示司马正信誓旦旦的全部理由。事实上，司马正内心最深刻的原因，或者说被那些表面理由遮蔽的，是他强烈的“报复”心理。司马正追捕024是要还法律一个公道，同时也要还自己一个公道。因此，那种未被言说的复仇心理，是小说内在的发动性力量。小说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司马正每到阴历十四、十五、十六这三天，会选一个夜晚带着一瓶高粱烧、一包酱鸡头到草屋来，两人月下对酌。时间一久，石谷发现了问题，问他怎么只爱吃酱鸡头，就不能带点别的？司马正摇摇头：吃酱鸡头，是解我心头之恨，你不知道，那个024就像一只瘦鸡崽！”司马正无意中一句话，道出了他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于是，司马正踏上了追捕024的漫漫长途。作为职业的狱警和曾经的侦察连长，司马正虽然有专业的追捕计划，但过程艰难而复杂：他到024沙亮前女友朴红的家乡红山沟乡找朴红，找到朴红后发现，她与沙亮确实没有联系并且很快嫁人。朴红的线索断了。司马正又判断，024有浓重的口音，他不可能到外地打工。于是他扮成打鱼人到逃犯家乡石门、关门两乡排查。放网打鱼时看到了一户人家：男人是个胖子叫石谷，

开荒种地兼卖渔具；女人叫苇子，有癫痫病，曾是县剧团演员。远亲不如近邻。司马正常来与石谷喝酒聊天。在与石谷交往过程中，得知这里有一个育婴堂，是中医沙居士沙宝善办的，沙居士乐善好施并许下宏愿重建北山坳里毁弃的慈恩寺。司马正凭直觉认为沙居士与024有瓜葛，并试图通过沙居士了解024沙亮的情况。但沙居士就是避而不见。司马正无计可施的时候，想到了024遁水逃跑时也在场的犯人石德成。已经重病的石德成讲了这样一件事情：

居士沙宝善为重建慈恩寺一点点积攒建材，北山坳空地上存放着他辛辛苦苦弄来的木材。这件事村里人都知道，村民有钱出钱，有人出人，这捐献的木材里面有几棵是村民进山偷偷砍伐的杉木，村民是好心却犯了律条，这件事叫村主任石猴子知道了，他起了歹心，想独吞这些木材，便带着公安、木材贩子到山坳里没收木材。沙宝善闻讯赶到时，木材已经装车，石猴子正在数钱，沙宝善怎么解释也不行，石猴子硬是把木材卖给了木材贩子。石德成在场看见了这一切，沙宝善满脸眼泪，就差给石猴子下跪了，公安人员本来要抓人，看沙宝善不是故意犯法，就没有抓。当天晚上，石猴子带着办案人员在食堂吃饭，石德成炖了一锅河豚。他不能伤害包括俩公安在内的其他人，只在石猴子那碗河豚汤里加了一勺河豚籽，就把他放倒了。石德成说现在他也不后悔，总算替沙宝善出了一口恶气。河豚籽是剧毒，是沙宝善用大白菜捣烂成汁给石猴子洗胃，才救了他一命。石猴子只瞎了眼睛。石德成讲完这件事后说：沙亮是个好人。不久石德成就死了。经过司马正深入的调查，石谷就是石德成的侄子。当石谷糖尿病多种并发症发病住进医院，护士为他量血压抬起他胳膊时，一条紫褐色蝎子般的胎记出现了。石谷就是024沙亮，他在水库洗澡逃跑前，司马正曾看得清清楚楚。这时的司马正“触电一样戳在那里，手中的豆腐脑‘啪嗒’落在水泥地上，脑浆一样溅了一地。”

司马正追捕024沙亮的过程，也是司马正价值观自我搏斗和人性转化的过程：十二年来，他曾是一个为荣誉而战、为复仇而战的人，一个愤懑焦虑衣寝难安的人，如今他终于放下了。这个过程中，沙居士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不计仇怨，以善报恶；石谷——这个024沙亮，水遁之后心如止水，安贫乐道助人为乐。当他听到司马正复仇的誓言时说：“誓言有时候就像一张大网，只能挂那些大鱼，把自己看成小鱼儿，就不会被挂住。该放下的就放下，你看苇子，过去心里有锣鼓镲，就容易

犯病，住进草屋来，让百虫鸣叫取代锣鼓镲，就好多了。”司马正追捕沙亮过程中遇到的沙居士、石德成、石谷等人，都是恪守善的人，是善的价值观彻底改变了司马正的复仇心理。最后，司马正“从腰里解下那副紫铜手械，掂了掂，然后用尽全力将它远远抛入水中”。完成了他从荣誉、复仇到释然、放下的个人性格的自我塑造。当然，这里有前提，就是024沙亮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重犯，如果沙亮确实是重犯，那么司马正的行为在法律面前没有合法性。在这一前提下，司马正十余年来经历的人与事，比如石谷的积德行善、放下的世界观、沙宝善救恶人于生死的宽容大度、石德成临死时将侄子赔偿金捐赠给沙居士等，深刻地改变了司马正的世界观。于是，通过痛苦的自我搏斗，司马正实现了个人性格的完成。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手械》无论在思想还是在艺术上，都不止是一部值得赞许的佳作，重要的是它在人性转化复杂性的表达上，在人物价值观自我搏斗的心理书写上，确实有突破性的想象和贡献。

陈世旭的《老玉戒指》和老藤的《手械》，在众多的中篇小说中，也代表了一种倾向，这就是中篇小说正在发生变化——由“戾气”向善意的变化。大家当然明白，我们不是说小说一定要这样写，一定都去书写温暖或善意。而是小说在整体上表达了一种不堪的世道人心的时候，这些小说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新的感受。这种感受我们应该珍惜，是因为这是一种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小说中都“稀缺”的感受。2018年年选编的几部中篇小说，有的与我编选的意愿有关，有的当然也未必。但这些都是今年在某些方面有特点的优秀的中篇小说，这是可以肯定的。

目 录

序 中篇小说的变化	孟繁华 / 001
老玉戒指	陈世旭 / 001
蓝 衫	林那北 / 033
宝贝女儿	杨晓升 / 064
手 械	老 藤 / 086
甜蜜点	须一瓜 / 122
离地三尺三	吴 君 / 222
婴之未孩	计文君 / 255
天 元	蔡 东 / 307

老玉戒指

陈世旭

大院里的这段小路坏了好几处，林慧瑛小心翼翼地把车子推到自家门前，抓紧把手扶稳，让危天亮从车座前的杠子上滑下，站定，再去卸下后轮挂着的两个液化气罐。她一早到医院给危天亮办了出院手续，完了顺路从气站带回两罐气。危天亮不会骑单车，一旦要用车，都是林慧瑛带着他。

一个老阿公，头戴大棉帽，帽子的两个耳朵没系上，像戏台上的官帽那样一跳一跳，苍白的脸上方方的鳄鱼嘴半张着，端端正正坐在自行车的前杠上，被一个矮小的女人推着，车后面还挂着两罐液化气，这个情景很滑稽，陈志到出版社来改稿子遇到过一次，从此老拿这事取笑危天亮。危天亮有先天性心脏病，父母都是行政官员，从小没怎么顾上他，人长得又瘦又小，满脸褶子。

危天亮写乡村教师的小说《湖岛小学》差一点得了那一年的全国小说奖，因为那年知青题材的名家名篇太多才没上去，社里觉得挺有面子，推荐他去北京参加一个给编辑办的文学讲习班。临出发，他又感冒了，高烧不退，林慧瑛赶紧送他去了医院。

动身的时候，讲习班开班已经一个多星期了。林慧瑛大包小包的像搬家一样，棉衣棉裤新的旧的不管几套全带上，连煤油炉都没落下，好熬药煲汤。之前危天亮给陈志去了信，让他到时候来车站接自己。这边送上车，那边不用愁。

陈志写小说在大学就崭露才华，毕业后直接进了省作协当专业作家，眼见许多同行在南方给企业家写发迹史赚了大钱，就以体验生活的名义南下特区，在一个镇文化中心应聘挂职。不料当地老板个个怕露富，根本就不喜欢宣传，懒得理他，让他受足了窝囊气，但他却又意外地得到了许多写作的灵感。危天亮听说有个北方的名作家来了本省，特地去那

个乡镇拜访，从此有了联系，短篇中篇陆陆续续发了不少。每次他来出版社送稿，危天亮都去车站接送，留在家里吃住。年前有个长篇社里三审都觉得不错，就是文字拉杂，特地把他请来，跟责编危天亮一块讨论改稿。社里出钱在郊区找了个招待所让他们住下，一人一间房。林慧瑛每天下了班，骑车过来帮他们洗衣服，顺便把煲好的汤给危天亮带来，一早直接去工厂上班。有天快天亮，阳台那边的房门突然被推开，披头散发、光溜溜的温雅抱着一堆衣服一头撞进来，钻进卫生间。接着就听见隔壁陈志的房间有人在问：就你一个？接着是陈志懒洋洋地回答：你们说呢？

这是突击扫黄查夜。知道危天亮林慧瑛是夫妻，警察没敲门。他们一时忽略了危天亮和陈志两间房子共着一个阳台，阳台的房门是可以互通的。温雅大学毕业刚进出版社，编辑室让她做危天亮的助理，等于带徒弟。这才几天，却助理到陈志床上了。危天亮事先一点没察觉。查夜的走了，穿好衣服的温雅狼狈地低头站在危天亮两口子面前，请他们一定包涵。

危天亮脸色铁青，不看她：

放心，为了社里的声誉，我们也不会声张的。倒是请你自重。

林慧瑛带温雅走了之后，危天亮去了陈志房间：

你怎么好意思！回去怎么见你老婆！

这跟我老婆有什么关系？

陈志反而有几分惊讶，让危天亮一时语塞。

各人有各人的活法，老兄你就别为我操这份闲心啦。

那也不管温雅的名誉了？

陈志眨了眨眼，涎着脸说：

这不有你老兄罩着吗？行了，回头我代她谢你。

午饭，陈志买了瓶酒。危天亮是滴酒不沾的，陈志把自己搞得烂醉，抓着危天亮的手不放，反反复复嘟哝：“你真不知道这小女子有多么迷人！就拜托你老兄照顾啦。今后你要有事找我帮忙，我要皱一下眉头就是王八蛋。”

头天夜晚上车，第二天下午到了北京崇文门站，危天亮同座的几个旅客看他那小样挺困难的，帮他把一大堆行李搬到站台上。他左等右等不见陈志的人影，心里不停地帮陈志找没有及时来的原因：他在信里讲

清楚了是让陈志买站台票进到站台来接的，搞不好这家伙忘记了？但以陈志那个火爆性子，他不会在外面瞎等的，一定会把信翻出来看看；要不今天下午有重要的课他不想落下，下了课他一定会赶来；要不他早出发了，路上堵了车，或者出了事故；要不他根本就来了，请了别的同学来接，那人正在找自己；要不又跟哪个女孩子缠绵上了？按说一个人受了那样的惊吓，再色胆包天也该有所收敛的……这样眼巴巴地等着，不觉到了天黑。车站巡警从他身边来去好几回，终于停下来问他。

那您还傻等什么？要来早跑十个来回啦。

巡警是个痛快人，一口老北京土话：

赶紧的，我给您叫辆面的！您不会打算在站台上过夜吧？

危天亮怔怔地看着巡警，嘴里不停地说我给他写过信的呀，信里讲得很清楚的呀，他不可能不来的呀。巡警不理他，用对讲机呼来几个人，七手八脚帮他把行李搬到车站外面，送上一辆赶来的面的。

到了学校，一件一件搬下行李，付过车钱，面的一溜烟走了。危天亮站定，茫然四顾。一长溜平房，窗子里人影晃动。院子里路灯昏暗，有几个人沿着墙根兜圈子，大声说说笑笑，走近了，危天亮忽然看见陈志，他是那群人的中心，正手舞足蹈，引起一阵一阵的哄笑。

陈志！

危天亮喊。

陈志看到他了，继续比划，没打算停下。那群人没一个认识危天亮的，也懒得提醒陈志，免得打扰了兴致。

陈志！

危天亮提高声音又喊了一声。

怎么啦，你？

陈志站住，很不耐烦。

不是说好了你来接我的吗？

危天亮发现陈志早把接他的事忘到九霄云外了，很委屈。

我接你？还说好了？跟谁说好了？嗯？你们谁听见了？

陈志讪笑着问身边的那群人。

我给你写信了，你没收到？

收到了。那又怎样？我干吗要接你？收到信了就该接你呀？凭什么呀？就凭你这老阿公的样儿？

那群人轰地一下又笑炸了锅。

危天亮局促地垂手站着，像截水泥桩子。一身臃肿的棉衣棉裤，灰不溜秋，棉帽子两个耳朵一如既往地张开着，像戏台上的官帽。

二

危天亮跟陈志同屋。房里的四角各有一张床。靠窗子的两张床，陈志睡了一张，把另一张撤了，放了原先紧挨各人床边的桌子，让自己床前宽敞了。箱子和书都堆到房门这头的一张床上，对面的一张床留给了危天亮。

一进房间，知道同室居然是陈志，危天亮一下把陈志没接站的事忘了，欢叫起来：

我们同室啊！

危天亮责编的陈志的那个长篇出来后反响很大，陈志一时名声大噪。能跟一个当红明星同室自然是天大的荣幸。看看房间里再没有多余的地方，危天亮跪下来，把大包小包塞进自己的床底下。总算忙完了，他拍拍手在床沿坐下，歇口气，口里念念有词：真好真好！沉浸在跟陈志同室的兴奋里。

讲习班租用的房子原先是乡村小学，中间一条通道串起几排房间。每个门口都有一个痰盂、一个垃圾篓。危天亮每天早上洗漱完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理这些痰盂和垃圾篓。然后就翻出床底下的那些大包小包，点着煤油炉煲汤。

一包一包的树根、杂草、果核、粉末，让人莫名其妙。每次危天亮都耐心地给陈志讲解：这是补脑的，那是补肾的，等等。陈志在一边看着，冷笑：就把你给补成了这么个老阿公？

危天亮低下头，不再讲解，专心致志地煲汤。一会儿味儿就飘散起来。不好闻，也不难闻，就是怪怪的，让人不舒服，又说不出怎么个不舒服。那些味儿关不住，弥漫了整个通道。危天亮觉得很对不住大家，就拿给大家清理痰盂和垃圾篓补偿，每天坚持不懈。勤杂工朱师傅很感动，见面就夸这位老阿公真不错！

“老阿公”他是跟着大家喊的。危天亮看上去也够分儿。

什么老阿公，他才三十出头，比你小一轮呢！

陈志嗤笑。

是——吗？

朱师傅很吃惊。甭管从哪个角度看，自己比“老阿公”可精神多了。

说是同室，但每天能跟陈志单独相处的机会很少。除了上课，陈志总有参加不完的活动，学校里老见不着人影。每天回房间都差不多过了半夜，总是醉醺醺的，混杂着淡淡的香水气息，在床上一倒下就鼾声如雷。即便在学校，他也总在各个房间转悠，极少待在自己房里，偶尔在，危天亮几乎都被关在门外。在教室晚自习回房，只要里面灯亮着，门就一定被反锁着。老旧的木门最下面的一整块板子早已没了，在门外就能看见里面两条男腿和两条女腿交叉紧贴着旋转晃动。好不容易敲开了门，陈志不但不道歉，反而说，你回来也真会挑时间，就不能在教室多待一会儿吗？自以为比班上哪个女生都有姿色的酱子扭着屁股出门的时候也会在鼻子里哼一声：真讨厌！一脚撞上了她刚拉了尿的盆子。那个盆子就在危天亮床前，危天亮不得不端出去倒掉。他很沮丧，觉得是自己犯了大错。他每天不吃安定就没法睡觉，睡得晚了就要加量，加了量也老是好半天翻来覆去。又生怕打搅了陈志的好梦，每一动他都小小小心心，缩手缩脚。

讲习班的人来自全国各地，多少都有些成就和成就带来的名气。证明这种名气的指数之一，或者说最重要的指数就是有没有情人、情人的多少和成色。男生一坐下来就比较各自情场的战果。有一个让老婆戴了绿帽子的光棍甚至拿了前妻的玉照来充数，被一个知根知底的当场揭穿。

危天亮开始很纳闷：这样的事也可以拿来显摆，自己的家室往哪搁？他根本不能想象林慧瑛之外他还可以有别的女人。

同一个生产队的林慧瑛在家里是老大，下面一堆弟妹。父母忙着做工，都扔给了她，从小苦惯了，不在乎照顾一个危天亮，时常来给他煎药，煲汤，洗衣浆衫，后来就成家了。知青大返城，因为父亲卡着，危天亮一直在乡下中学教书。好在他父亲没有恢复工作前林慧瑛就回省城顶替她父亲进工厂了，分了房子，要不他从乡下回来一家人住哪都是个问题。危天亮一个人在乡下，有空就写小说，连续发了好多篇，被省出版社看中调入，他父亲那时已全退，不好再多说什么。

在讲习班，危天亮始终进不了任何一个圈子。不是人家不让进，是他自己怎么也进不去。人家一帮一伙地说话，忽而神秘兮兮，忽而嘎嘎

乱笑。他站在一边怎么也闹不明白其中的奥妙。为什么好笑？甲是花花公子，乙是正人君子。甲把丙的肚子搞大了，孩子生出来，鉴定结果父亲是乙。这怎么可能？别人笑得一塌糊涂，他使劲眨着眼睛，努力深究其故。

当年时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三五天，领异标新二月花，城头日换大王旗。他写的那些十三不靠，没法归类，哪杆旗下也没位子。但班上一开会，他的发言总是慷慨激昂，都是责任感使命感之类套话，听得大家昏昏欲睡，东拉西扯一片乱糟糟。他始终是怒目金刚，唾沫四溅。陈志说他整个就是一没血没肉的机器人，“责任感”“使命感”不过是一种事先设定的程序。问题是程序开关掌握在他自己那里，除非你切断电源，否则他就会一直那么亢奋下去。

人活着是要有趣的，没趣还活个什么劲？陈志说，危天亮就是特没趣，所以特没劲。

没趣的危天亮男生的圈子进不去，女生那儿他根本就不会沾边。除了一个李雪梅，基本上没有女生单独跟他说话。

李雪梅是写诗的，诗写得不错，人长得惭愧，出名后离了婚，跑上来上讲习班。危天亮到校之前，她边上那个座位一直空着，安排谁谁也不坐。危天亮来了，就成了她的同桌。陈志在背后笑：还真是有缘，虚位以待，就等着老阿公出现。别说，这两个人坐在那儿还真有点夫妻相，天生一对地设一双。

危天亮是南方人，上课的时候听不懂北方老师的话，就请教李雪梅。李雪梅很热心地给他标拼音，标同音字，下课了还反复讲解，生怕他没弄明白。危天亮很感动，就问李雪梅有没有新写的诗稿，他可以转给社里的刊物发表。他对人的审美很麻木，从来不关心谁是不是美女，但当了几年编辑，对稿子有一种狗鼻子的敏感。李雪梅的诗写的都是生活的实感，挺质朴，危天亮帮她在社里的刊物发了好多首。但李雪梅对发表作品好像不是太在意，一有空就祥林嫂似的向危天亮倒苦水。讲习班的课堂也是饭堂。吃饭的时候他们依旧坐一桌，李雪梅的苦水从上课到吃饭到吃完饭到饭堂的人差不多走完了倒个没完没了。

危天亮低着头，嗯嗯啊啊地听着，不知说什么好，等她口说干了喝水的空隙就问一句，这几天有新写的诗吗？有天吃过晚饭，李雪梅又缠着危天亮说话，他们那张桌子别人也不去。说着说着李雪梅忽然歇斯底